

業海造創
編主東克誠

者火掘

定一康

行刊司公版出群星海上

序

臧克家

新詩，它大踏步的朝前猛進。

許多人被撤在後面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觀念、情感，他們對於新詩的看法，由於距離的日趨疏遠而慢慢的凝固，從此他們放棄了新詩，其實是新詩放棄了他們。

迎上來的是朝氣蓬勃的青春。他們是多數的。他們的熱情有如春汛；他們感覺新穎而尖銳；他們向前奔赴，率真又勇敢；希望從拉滿的弓弦上射出去，帶着耀眼光芒，嗖嗖的響聲。

眼前是這樣一個時代。真和假，醜和美，罪惡和正義，自由和奴隸，對照得如此鮮明，如此強烈，彼此在批着對方的面頰，而鬪爭的紅血不斷的流。詩人，從而挾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在窒息的空氣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呼吸，在悲痛的的心境下，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哭泣；在扼抑的喉嚨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怒吼；在生之鬪爭的戰場上，他們以自己的詩句作戰。這一切，全然是從生活達到詩，又轉而把詩投到更大的生活的海洋上去。

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一個詩人必須寫那一類的詩，必須用那一種形式去寫，像一個冬烘先生所要求于他弟子的那「八股」窗課；生活是廣闊的，詩是多樣的。只要他的詩句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只要他的詩句像春風的和煦使人旺生；只要他的詩句像大海的潮汐，黎明的鷓鴣或早號，使人奮勇、鼓舞；只要他的詩句像放出去的一隻信鴿寄托了善良、溫暖，向上的一顆真心……

• 1 •

57835

爲了以上的種種，却不敢說符合了這種種，我們乃有了這個小小的詩叢。這十二位作者，年齡、職業，各不相同，而彼此大半陌生，詩，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它能够聯繫起更多的人。生活是多方面的，詩的風彩也就各異。一個人，讓他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去，照着自己的方式寫詩去吧，在個性被扭歪的地方，人和詩便不復存在了。

薄薄本子，正像我們卑微的心願。投出去的只這麼一點點，希望收回來的却很多呢。現在，讓我把這「掘火者」的作者作一個淺略的介紹：

康定，一個年青的生命却有了不少的經歷，他頗懂得生活的意義和趣味。他是很有才華的，他給他的人物塗上色彩，使他（它）生動而活潑；他底優美的意境和句子往往脫穎而出，給人猝然的一個驚喜。他喜歡諷嘲，却又近乎滑稽，一個不留心往往滑了下去。他的詩，三四年來我讀過了許多，也發表了不少，同一般讀者一樣，我注視着這個豪駒奔向一目千里的郊野。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早於滬

老兵

他是一塊泥，

時光一手

捏老了他。

六十年的生命，

繫在戰爭上，

說不盡的當年，

一身的創疤。



無題

賣煙燻的鄉下老，
跟着夏天走了。
寂寞的心上，
又失去了一種聲音，
我買了一把無弦的小提琴，
（說是一個無心無意的人把它遺棄）
在這沉思的秋夜裏，
它彷彿自己在詠唱了。

小火石

小火石生來命硬，

在荒野裏鍛鍊自己的火性。

夾在天地中間，

風霜給它同情。

反險笑玉玩，

落在柔輓的手裏，

嗅香粉，聽無用人的讚美，

誰高興這一套鬼把戲！

身上刻着沒字的誓詞，

替不說話的真理昭雪，
迸出點點的星花，
趁着時代的風勢。

掘火者

有太陽的日子，

冷得發抖，

荒山裏去，

掘萬年的火。

無底的深洞，

無晝夜的天，

無根的生命，

心是直的，身體弓着，

血是紅的，臉是命運的顏色。

掘吧！用喘息與疲力，
掉下一塊塊的熱烈，
送出去給他們！
讓我們淨落個蒼老。

有這一天，
在地獄裏
碰開了天窗，
我們死了，
愛火的聚攏來。

星羣

我只是那末一點，

針尖上的光芒，

刺破了一塊完整——

頭上的天空，

不全是黑一色。

我是星羣中的一小顆，

看不見它，可我長遠的存在。

星羣聯起了一道銀河，

我也在銀河裏，

迎那一陣掀起波浪的狂風……

春的第一朵

花，

冰雪沒有凍壞它分毫，

它還走在陽春的前面，

先陽春而來，

這是第一朵閃耀在地上，

春的第一朵，

沒有插在姑娘的頭上，

而像偷小情人一樣地，

跟凍紅了的脚指頭接着吻，

還是第一朵向人報喜訊。

荒店

夜色濃了，

月光潑一地冰冷，

行路人長長的影子，

緊擠在一堆。

荒店豆大的光，

在風中搖紅——

招引他們到店中過夜，

一盞土味的水酒，

醉去八百里的疲勞；

一床金黃的草，

好編織旅途的長夢。

對着陌生的耳朵，
店主東細細的
告訴人明天的路，
門前的燈上，
亮着：鷄鳴早看天。

小城

一個小園圈，

擺在鄉村的中心，

四條路通過四個城門，

(一個蘿蔔

東城踢到西城)

四個兵把守，

一個芝麻大官坐鎮，

一條石板大街，

幾根電線桿子歪斜，

中間隔一座過街樓，

敬着財神和瘟神，
幾家半開的店舖，
掛着紫腿帶子，
信紙，信封，紅頭繩。

拐角上一個飯館子，
一個芝麻燒餅招牌，
上寫着「聞香下馬」
風吹破了暗淡的紅紙貼，
往裏一看黑洞洞，
幾條板凳，兩張桌子，
老在那裏等着人，
鍋蓋上灰土蓋一層，
掌櫃的拿個旱烟袋，

靠着風箱呼呼的抽，

一抹黑，

城門全關上，

喚豬的喚豬，

喚雞的喚雞，

大人把孩子趕到屋裏，

一個睡不着的閒漢，

走在街上，

扯起長腔：

「爲王的出行大不幸

不是下雨便刮風。」

幾條狗在後面幫腔，

油煙燻黑了的路隔星，

牆頭上亮着：「天下大太平」。

村莊剃頭匠

請你坐在磨盤上，
你的帽子他戴上，
把領口捲在脖子裏，
一條粗布圍着你，
按住你的頭，不准動，
狼狽的按在瓦盆裏，
冷水從頭頂上澆下來，
澆得你長出一口氣，
土肥皂頭上轉兩轉，
指甲抓着你的頭皮，
洗完了拍一聲巴掌。

搥刀布子搥刀子，
吃吃的一刀又一刀，
他在你的頭上削皮，
在你的頭上開鑿，
一眨眼的功夫，
把你刮得怪乾淨，
剃完了拍一聲巴掌。

刮你的鬍子，
捏你的脖子，
挖你的耳屎，
剪你的鼻孔毛，
彎下你的腰，

捶你的背脊，

坑錢，坑錢，坑錢，

弄完了拍一聲巴掌。

臨走不給一個錢，

過年過節兩升豆。

黑皮

掉到炭堆裏就找不着他，
也難死了畫畫的人，

要多用炭精，多用

黑顏料，給他速寫個像；
亮亮的眼，黃黃的牙，
說破了這個黑的疙瘩。

這個鄉下來的小娃子，

到他表兄開的小茶館裏，

當一個跑堂的堂倌，

爐子比他高，

開水壺的肚子比他的大，
開水燙了客人的腳，
他就攢在桌子底下。

黑皮，黑皮！

開水，開水！

一千張嘴喊一個名字，

兩隻耳朵灌進去，

無數聲的「開水」。

他的腦亮是一架照相機，
留下了尖頭的，肉腦的，還有
英雄眼，臥蠶眉，
八字四方口的形象

他的開水也真有點份量，

他知道那些人的話，

應該把它沖淡得無味；

那些人的話，

把它沖成瀑布一樣的響哇哇。

雨天，在小城裏

藍天一閉眼，

連綿雨落上塵途，

泥濘三千里。

旅子們，

歇脚在小城裏西關內，

「三多」老客棧，

也掛了客滿牌。

幾個人擠在一間小屋裏，

幾十個人共一口碗大的天井，

天井下，

每個人用不同的方式，
瞎混着雨天的時光。

有的扯一聲秦腔，
聲音裏帶滿了蒼涼，

有的哼兩句蹦蹦，

哼出了北方的風味；

有的按一斗葉子烟，

向寂寞的空中吐着聞散；

有的從窗格上，

遙望天邊的水流雲。

我自己的錢袋哩，

是慢慢的空了，

(換來了更多的悶氣)

一個人在屋角的炕上，

爲一句窮困，

亂翻着身子。

窮孩子們

世界上最甜的是媽媽的奶——

爸爸還在活着的時候，

就把貧窮交給了我們；

爸爸不希望我們出生，

但是他却喜歡我們。

媽媽也不十分討厭我們，

只是爸爸好對她發脾氣，

媽媽受了氣就找我們的麻煩，

一個耳光打得我們滿臉通紅。

在公共廁所垃圾堆的旁邊，
我們找到一塊沒人管的空地，
用破蓆片爛鐵皮和一些棍子，
搭起一個棚，這就是我們的家。

全家人都窩在裏面，在那兒，
我們生活得很久，繼續的活下去！

太陽晒得我們如一塊黑炭，
冷風又把我吹成硬骨頭。

一年到頭從來不變花樣，
棒子麵窩窩頭一天也是三頓，
而我們吃的時候，常常看到
爸爸嘆口氣，媽媽脹着眼淚。

真是上天的保佑，我們活到了六歲，

爸爸就瞪眼向我們宣告：

說我們應該不是小孩子了，

誰要不做活就沒得飯吃。

於是我們就真的像一些大人，

拿個木棍提個筐子向四邊走去，

像盜墓的人一樣我們挖着垃圾，

像淘金的人一樣我們揀着煤屑。

有時候我們就瞎了眼碰上了倒霉，

走到了人家不准走的地方，

大人們看到了狠狠的揍我們一頓，

我們就帶回去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年齡對我們簡直沒有好處，

越長大了越覺得生活吃力；

而命運又越來越糟糕，

爸和媽一同死在可怕的瘟疫裏。

從此我們這一羣無法無天的孩子，

整日的浪蕩逍遙混飯吃。

我們還想不到我們將來再有孩子，

會不會把貧窮又交給了他們。

生活小題

一

鬍子茂盛如森林

可是不能去伐木，丁丁

理髮匠

一千個瞧不起的

口袋的錢，

我看得像命

算了吧

我不需妝飾

與妝飾成的美麗

鬚子的長度，還不够
綽住我生命的火鎗
鎗上的板機。

二

穿草打的草鞋

走路輕快

塵土的脚

走在城市的洋灰路上

百貨商店

隔着厚玻璃

在用大橡巾與五眼（註）

引誘我，我的心，我的脚

可惜我穿着我的草鞋

脚步飛快

連一個影子也吝嗇

留在玻璃的上頭。

三

汗臭四射

一位名門閨秀跳了一箭邊

其實

喝酒不吃菜

各人心裏愛

我尊重我的汗珠

正如妳尊重妳的項鍊

我出我的臭汗

正如妳塗妳的脂粉

我們各有春秋

怕什麼？有什麼相干？

四

沒有規規矩矩正式的面盆

用缺口的碗

洗臉

——你笑它太小了嗎？

用大江

洗臉

你又該笑它太大了吧？

五

夜蛙聲

糾纏着我的腦筋

月光

撐着我的眼睛

瞌睡虫在同居人的鼻孔邊出出進進

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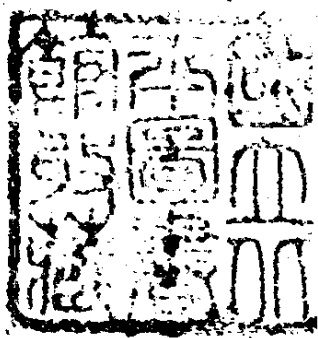
在開思想的金礦

掘出

明日的生活，

與一顆詩的心。

註：大橡巾與五眼，都是皮鞋的種類名稱



創造詩叢

掘火者

版 · 主編者 臧克家

權 著作者 康定

所 級版者 清勿道社

· 有 定價 國幣貳圓

刊行者：

星群出版公司

上海(十二)四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 版初月十年七四九一 •

77.82
CC 2330

地

蘇金傘著
這真的詩大半
取於農村。作者
給讀者的印象
不儘是詩，橫
而是一貫的整
個詩體的靈魂。

最後的星

吳越著
他始終懷戀着
底層，這村，這
種環境，這詩
篇，這親切的
實生動，這感
情所激發的。

噩夢錄

杭約赫著
作者是個畫家
，但一厭棄了彩
筆，一來學「發
」和「和聲」。
抓住一點向深
探尋，把它凝結
成晶瑩的智慧。

歌手鳥人蘭

索開著
作者寫出了他
故鄉的貧窮和苦
難。他那沉鬱滯
重冗長的詩句，
有讀了那斯托益
夫斯基的作品之
後的那種感覺。

號角在哭泣

青勃著
他召喚着新生
的，將至而未來
的，熱切和使人感
！他的每一行詩
就是一股永不同
頭的衝擊力。

沙漠

沈明著
他的詩裏蒙着
一層鬱悶和深沉
的暗光，他把這
了生活，又把這
體味一再提煉過
，給他的讀者們
獻出「溫暖」。

騷動的城

唐湜著
由於作者想像
的豐麗，他的詩
美而真，情實而
種複雜，處處閃
思想，雜處多樣
的燦光，而多樣

夜路

黎先耀著
這真給我們展
開了不同的生活
，對這些被生活
壓倒了，激感的人
寫下了激感的呼
號。

隨風而去

方平著
這真的去，但
祇是本身的苦味
它每條深曲，
像一條幽深的
徑，帶着你的
他感覺的領着
步，去，高，一

告白

田堯著
作者是個地的
農家孩子，他的
詩像小孩子口裏
的話。他聲嘶力
的向我們訴說那
些貧民的土地和
生活。

嬰兒的誕生

李博程著
對於窮苦的農
民和工人，他沒
有喊叫反抗，他
只寫出了他們底
生活情景，然而
每一行詩句都是
個有力的控訴。

掘火者

康定著
他給他底人物
塗上色彩，使他
們生動而活潑，
那些優美的意境
和詩句，往往脫穎
而出，給人猝然
的一個驚喜。